

湘潭文史資料

第一輯

374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潭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35

天民女志

来信收到，甚谢。

李静身已牺牲。李台表现

在北京人民革命大学之招，情况尚好

知注甚周。此致，顺致

李静
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

岳君兄：

二月廿五日信件收到，以前的信件
未收到。你的生計困難，甚為
難念，但我亦便有所介紹，仍望
在原地自己設法解決。此致
順頌
清吉
二月
何樂平書

目 录

- 前言..... (1)
- 回忆恩人毛泽东主席.....刘天民遗稿 (3)
- 我对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回忆.....郭梓材遗稿 (6)
- 关于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片断回忆.....谭泮泉遗稿 (10)
- 毛主席在湘潭市部份历史事实的回忆.....毛信华 (14)
- 忆先父刘揆一先生的片断轶事.....刘安鼎遗稿 (17)
- 两谒刘霖生(揆一)先生回忆录.....田翠竹 (30)
- 秋瑾在湘潭.....罗尊柱 (37)
- 回忆婢母秋瑾.....王蕴琏 (43)
- 杨昭植烈士传略.....陈 旻 (65)
- 怀念父亲杨昭植烈士.....杨友迈、友适 (65)
- 回忆舅父杨昭植烈士.....陈绍和 (69)
- 回忆杨昭植烈士.....李尧阶遗稿 (75)
- 湘潭的第一个儿童团.....陈绍闻 (78)
- 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湘潭镇压劣绅晏容秋始末...龚业光 (88)
- 黄埔入伍记.....王伯庚 (92)

悲痛忆元勋——记贺龙同志二三事·····	赵铭平 (97)
彭金华组建抗日武装的始末·····	周湘濛(107)
丹心照乌石 碧血染昭山·····	周家乾整理(113)
湘潭沦陷一年的见闻·····	谭 人(117)
中国驻日占领军六十七师的昙花一现·····	彭 恒(138)
我的出家·····	刘绍宗(149)
解放前夕湘潭电工厂的罢工与护厂斗争 ·····	杨恺 阳光 李维灼(163)
解放战争时期湘潭县师学生运动情况·····	陈美之执笔(181)
逐鹿千里进湘潭·····	叶泽农(207)

丁
子
墨
光
(

前 言

湘潭建治，始于唐玄宗天宝八年（公元七四九年），迄今已历一千二百三十三年了。可以说，它是历史上的一座名城。

自明至清，湘潭的手工业生产，由萌芽到发展，初具规模。它位于湘水之滨，水陆交通两便，因而商贾云集，市场繁荣，有“小南京”“金湘潭”的称号。

湘潭市区跨湘江两岸，上有壶山耸立，力抗洪流；下有昭山，峻峭挺拔，与壶山遥相对峙。山水钟灵毓秀，代有英才。远者勿论，自清末以来，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刘揆一，生于斯，没于斯。萍、浏、醴起义失败后牺牲的刘道一烈士，纪念祠堂至今犹在。秋瑾烈士居住市内，先后时达八年。他如王闿运、齐白石、杨度、黎锦熙诸氏，著作等身，名重国内。大革命时期，杨昭植等烈士壮烈牺牲，光辉史册。特别是毛泽东同志、彭德怀同志等青少年时代即来往城乡，传播革命火种，唤起工农。至今人民记忆犹新，无数胜迹尚存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，湘潭获得解放。三十三年来的，工农业、交通运输业、商业、文教卫生科技业以及城市建设等，均蓬勃发展，成为一个以冶金、机电、轻纺、电子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城市。

我们从去年起，即进行文史资料征集整理的工作，通过召开座谈会，采访、函约，征集到有关各方面的稿件近百篇。兹选择

其中的一部分，计辛亥革命，第一次国内革命，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的作品二十四篇，出版第一辑。其余稿件和以后征集的稿件，亦将陆续出版。

根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指示精神，我们征稿时，以亲历、亲见、亲闻为原则，力求存真求实，去芜存菁，并注意能反映湘潭市的历史面貌这一特点。所辑各篇，可供参考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又缺乏对这项工作的经验，难免有许多错误缺点，敬求研究历史的同志们和读者，予以批评指正。

回忆恩人毛泽东主席

刘天民

遗作

我是韶山人，五岁当童养媳。后因反抗旧婚姻，地方上的祠堂族长、地主、土匪都联成一气来谋害我，视我为眼中钉，肉中刺。他们打我吊我，把我的头发一把把扯脱，倒拖我的两脚，将我的头在田埂上撞来撞去，直撞得我晕倒为止。当时我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九死一生。

毛主席闻讯来救我。一九二三年暑假，他和我姐夫李耿侯（主席私人秘书）来到我娘家深泉湾。他俩都骑着马，主席身着白布长衫，双双下得马来，把马拴在大树下，便和我妈妈谈革命道理。我妈妈是个寡妇，父亲死得早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盖，连唯一的一个刚五岁的女儿都养不活，送给一个年已二十岁的残废（小名叫滴水老信）做童养媳。妈见我挨打受折磨，只知道滴泪，拿不出丝毫办法。听了毛主席的谈话，思想忽然开了窍，妈激动地握着主席的两手说：“我活了六十岁，从没有看见过象您这样好的人！”妈不再哭了，她将自己仅存的一串零钱，资助我出走，离开那人间地狱。当时在场的邻居戚友个个为之感动，至今活着的有我侄女文姑娘——湘潭市委郭德义的母亲，她记忆犹新，常逢人谈述当时会见时的情景。

我跟随毛主席到长沙，先在昭潭女中半工半读，夜深人静，我

为自己的学费接针线活干，生活刻苦到极点。但是，由于毛主席鼓励着我，我就什么苦也不怕了。

一九二三年八月，毛主席在报上发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《解放妇女》。内容是写一个女孩从小被遗弃，刘家带大，怕长大以后养女嫁不出去，五岁送给一个残废当童养媳，惨受人间折磨，全部历史写得清清楚楚。我一看文章的口气和实事求是的内容，便知道毛主席写的是我。真奇怪，毛主席什么时候把我的身世调查得这么细致，比我自己了解的还多。我兴奋极了，感动极了，想不到毛主席把我作为受压迫妇女的典型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呼吁，给我支援，喊出“打倒封建主义”的口号。我小心翼翼地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，保存了三十多年，到国民党抄家前才烧掉，很可惜。

周南女中学生赵肖×，因旧婚姻迫害投河自杀，毛主席便在报上发表了文章，题目是《赵女士之死》，写得淋漓尽致，动人心魄，轰动了整个长沙城，街谈巷议，涌起了群众痛恨旧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高潮。

一九二三年十月，毛主席的秘书彭公达、杨昭植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，介绍我入党。我在毛主席身边长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，旋即担任了省委重要职务——青年部部长，（其时，郭亮为工人部部长）省学联干事长，学生会会长，区常委委员，团书记等职。

一九二五年八月，我营救主席脱险一次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毛主席去韶山工作，湘潭反动派头头赵恒哲，在其兄赵恒惕密令指使下，企图抓捕主席。湘潭县议员郭六宾，（其人以后在毛主席的感召下加入了党组织），平日推心置腹于我，他向我透露了这个

消息。郭知我忠实可靠，不会泄密，他并不知道我的政治历史情况。我得讯后，立即选派共产党员郭士葵，带干粮抄小路赶往韶山援救主席。下午七时由湘潭城动身，赶了一夜，才到达目的地。士葵刚引导主席转移，赵贼即带兵层层围住房子，却猛扑一空。主席由宁乡转武汉而走。

一九二五年九月，我仍为青运部负责人，因仇恨赵贼谋害主席，便积极带头搞驱赵运动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斗争取得胜利，赵被驱走。

一九二六年我受主席委任，担任省党校编辑。全年我都住在清水塘毛主席家里，和开慧在一起。当时主席很少归家，终日劳碌奔走。我仅在一次会议上看到他。开慧当时已有三个孩子，我去时给她照料照料。否则她就一个人在家。

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从来没有向主席表达过他是我的恩人。以后也没有向他老人家提及过郭士葵的事。但在我内心深处，却有一股奔放的洪流，使我愿为毛主席的安全，随时献出我自己的生命。

一九二七年二至五月，我虽工作忙，还抽空去看看开慧。一九二七年四月，毛主席选派我和另外五个女同志去苏联留学，未成。七月，大革命失败，主席走了，后来，开慧就义，我沉痛不已，又无立足之处，便与毛主席的好友郭梓材结婚，教小学为生。

解放后，主席念旧，亲笔写信给我话家常，并安排我到省文史馆工作，但被当时的省委统战部部长所阻挠。湘潭市委统战部乔部长是个长征干部，他按照主席旨意，让我在市政协工作，并常常来看望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我好象时刻在毛主席身边一样。

写于一九七六年元月

我对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回忆

郭樟材 口述 郭亮宏记录

我和泽东从小就在一起，我的爸爸和泽东的爸爸是朋友，祖父和他的祖父是朋友。根据年老的人讲，我家祖祖辈辈和他家祖祖辈辈也是朋友。

我和泽东于一九〇六年一同发蒙，那时我七岁，泽东十一岁，他比我大四岁。他学名叫润芝，我叫他“润芝哥”，有时就简称“润芝”。他对我关照爱护，要求严格，把我当作亲生的弟弟一样。

我们的私塾学堂，办在井湾里，距韶山约五里多。井湾里是个屋场名，这栋大屋前边住着我爸爸和我们兄弟五人，后边住着我叔叔。教私塾的老师是我叔叔和毛蕊珠老师。学生除了泽东以外，我，我哥哥梓阁，堂兄耿侯，堂弟桂五（又叫桂五麻纱）等等，都是姓郭的。毛老师解放后成了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客，泽东仍以师礼待之。毛蕊珠老师每次从北京回来，便将毛泽东主席的生活起居情况告诉我们，他说，会见和吃饭都在毛主席私宅。泽东看见他来了，十分高兴，带着乡音迎接说：“来了克（客）。”吃饭时，四五个便菜，如豆腐，鸡蛋，辣椒豆豉，肉片汤，湖南风味，清彻可口。毛老师总带点湘潭土产如辣椒，酱油、槟榔之类给主席。有一回带槟榔去，主席很高兴，拿起一口槟榔就吃，

侍医马上制止。主席说：“吃了几十年，从没有检验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真是有趣。

泽东同志从小异常聪慧，记忆力特强，过目不忘。他不喜欢读《三字经》，也不读《四书》。为了要他背书，他就和老师“造蛋”。他喜欢看各种小说。那时，他虽是一个仅仅十多岁的小孩，但在我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公认的领导者了。他不但带领我们和老师造反，反对背书；平日游戏，他也组织我们排队打仗，由他当指挥，发号施令，叫我们冲锋。

泽东同志自幼同情贫苦人。我有一天跟他一路到如意亭，途中碰着一个青年农民冻得发抖，泽东毫不犹豫地把身上的长衫脱下来给他穿。同样的情况不止一次。

泽东的爸爸非常严厉。他对泽东的叛逆性格很生气，泽东不按时回家，背不出书，免不了要挨打，此时他就干脆不回家，睡在我家里。我和他白天一路上学，晚上晒在一头，天南地北扯扯谈，非常融洽。他每天晚上还讲故事给我听。

泽东同志有远大的抱负，那时便想展翅高飞，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求一条光明大道。我们全家人都喜爱他，尤其是我二姐，照料泽东最为细致。泽东的那条长辫子是二姐帮他梳，还帮他洗衣服，补这补那；一点好菜也要留给泽东一份，比对自己的亲弟还要亲十分。解放后，泽东主席还向乡亲打听二姐的消息，可见主席对二姐情谊之深。可惜我二姐非常年轻就死去了。

一九一〇年，我和泽东俩同路步行到湘潭县城内投考“昭潭高小学堂”，我考取了，他却因年龄超过两岁而落榜，我们暂时分开了。次年他考入湘乡驻省中学（地址在长沙北区）。

一九一二年，我停学在乡下学种田。泽东来我家劝说我和他一

同去投湖南新军，两人去后，在新军里混了一段时间，见无所作为，才一同退位。

一九一九年，我就业于湘潭电灯公司。泽东同志来往安源，我也要出差安源购用煤，干脆托他代买，他都负责给我买了，并代运回湘潭。

泽东同志利用我在电灯公司工作之便，认为一个小小营业员，身价小，不打眼，可作为他革命活动的驻点，于是在公司内设立一个支部。公司有个地下室，党内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地下室召开。我最初还不是党员，但受泽东同志之托，忠心耿耿，代为保管了一切文件及会议记录等。他开会归我守门，经过考验，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决定吸收我入党，他亲自做介绍人。为了工作，叫我不公开，并由他给我取个名字叫“郭栩”。

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九年之中，我和他接触是频繁的，他往来湘潭较多。为了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，他回韶山建立网点，到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。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跟踪搜索，想捉拿他，在韶山数次遇险。有一次在韶山郭家祠堂被追捕，他化装成挑水工人，从后门挑着一担水桶从从容容走了。有一次被追急了，见路旁有农民锄草，泽东同志接过锄头，脱掉外衣，将围巾折成腰带，弯腰锄起草来，嘱那农民去错引方向，然后脱身而去。

一九二五年八月，在韶山险遭赵恒惕围捕，是我老婆刘天民营救出险的。（详见刘天民写的回忆录）

一九二六年某月，他被追到郭家亭南食店，躲在房里，情况紧急，幸而我二哥梓阁情急智生，将追捕者吼跑了。主席以后对乡人说：“郭梓阁是个好人。”解放后，两次写信给梓阁，寄来人民币四百元，两封亲笔信，保存在梓阁的孙郭德藩——现任桃江煤矿

党委委员的档案内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，正值炎夏，泽东主席来电灯公司找我，要我和他同去韶山搞农运，为掩护身份，我俩着长衫马褂，坐在郭家亭南食店打了几天骨牌(又叫木脑壳牌)。

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，因叛徒出卖，许匪克祥派特务来电灯公司搜查。我在紧急中将文件名册烧毁，并借来一些便衣，筹备隐蔽地方，倾囊资助同志们的旅费，或托人营救被捕同志，终因敌人力量大，我力量单薄，致使许多革命同志惨遭敌害，引为终身遗憾。计当时被我抢救出来的同志是：蒋迪根(湘乡瓦子坪人)、庞叔侃(宁乡花垣冲人)、李耿侯(毛主席的秘书)、郭润泉(我堂兄)、钟志升、毛雪梅(毛主席亲戚、女、)湘姑娘等人。湘姑娘不知其名，姓邓，是党内一个领导干部，为了她的安全，需要加倍警惕，我在韶山筑了一道夹壁墙，将她藏在墙内，派我侄媳妇全一嫂(新开铺菜店我侄儿郭在中之妻)按时送茶饭。为时约一月，才将她转走。

解放了，泽东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，他仍念念不忘故人，给我亲笔写信问寒问暖，除寄来诗词、书信十三封外，还给我汇款一千余元，要我治病，并改善生活。一九五四年我表哥张四维(主席安排在省盐业公司)、张有成(主席安排在农村管仓库)、堂兄郭儂生(人称喜八老倌)，均先后在北京见了主席，他问了我的情况。一九五六年八月，他约我见面日期，“过一两年”。可是，我由于身体不好，一九五七年双目失明，我就打消了去见他的念头。但在我心中，却时刻想念他，像他这样伟大的人物，心眼中时刻有平凡的群众，能平等待人而且和蔼可亲，这就越加显得他的伟大了。

(注：此稿系一九五八年郭梓材同志口述)

关于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片断回忆

谭泽泉 遗作

一九〇四年，我考入长沙市湘乡驻省中学，编入甲班听课。一九一一年春，毛主席由湖乡东山高小毕业，插入我校。东山高小校长李元甫先生由东山转入我校，担任学监（相当于现在的教导主任）。

李老最器重毛主席，他说：“毛泽东是珍奇瑰异之才，为三代以下仅见之选。”这两句话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毛主席刚到校的那年，正是辛亥革命前夕。腐败的满清王朝，对外勾结帝国主义，对内压迫人民。凡我爱国人士，莫不同仇敌忾。此时，毛主席写下了《打倒清王朝》的大字报，提出了“赶走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，推翻清朝政府，建立民众新政权”的政治主张，他大声疾呼一切爱国人士团结起来，共同对敌。

一九一七年暑假期间，毛主席住在长沙文运街巷内桔隐园。一日，我在闹市遇见了他，他还是那样潇洒不羁，超尘脱俗的风度。乍一见面，他就问我的生活状况。我如实地告诉他住在府后街长兴客栈，生计无着。毛主席微笑着说：“住到我那里去，伙食算我的。”于是我住进了桔隐园。

过了几天，毛主席要走了，他交代我：“你住在这里，不要乱动。”我说：“好”。记得他走时穿一身蓝粗布短衣，着布鞋，背

一个白包袱，里面装的是衣服及“文房四宝”。包袱外面捆了一双油鞋。他左手挟一把雨伞，满有风趣地和我搭讪着，意思是要我评价他的装束。我当时感到很难为情，因为我年龄比他大四岁，还靠他吃饭，怎么好说呢。毛主席平日爱和我开玩笑，经常说要出外“游学”，也许今天真要去“游学”了（当时一班游学者，先送主人一首对联，临别时，主人馈赠“程仪”一、二元或三、四元不等）。

毛主席借“游学”之名，行社会调查之实。这样，既可避免对方感到唐突而回避，又可交心交友，借以对社会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。他此次出游，系由小吴门出城，沿途到了许多农民家。然后往岳阳、临澧口、汉寿、沅江、益阳、宁乡（以后据宁乡王熙告诉我，曾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）等地。返长沙时，风尘仆仆，谈笑间将白色包袱往长桌上一搭，向我招手：“泮泉，看我的成绩”。然后徐徐解开包袱，取出社会调查材料一捆，及用布包好的约四、五寸长的银元一卷，我们乐开了。

毛主席为了革命的需要，很注意锻炼身体，他经常去南湖港河畔，纵入湘江游泳。登岸后，至爱晚亭作登山运动，不论天晴天雨，甚至大雨滂沱，也不间断。他每次去，都是赤脚短袄，步履如飞。我有时见他未归，就给他送油鞋雨伞和换洗衣服，在河边上找到他，他便乐呵呵地再三称谢。

一九二三年，我再次遇见了毛主席，那时，我正在长沙乐古道巷颜子庙湖南私立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工作。蔡和森同志的母亲葛健豪从法国留学回来创办了这所学校，她担任校长，我担任教务主任。主席时常来往我校。我曾请他讲授历史课，他一走上讲台，讲的都是革命的宣言，战斗的要旨，引导学生坚决反帝，反

封建、反军阀。学生们听了，无不感动万分，心明眼亮。

也就在这时，毛主席在长沙望麓园宁乡会馆内宣传共产主义。我率领学生文治平、喻明、周菊年、袁树珊等人去听讲。我还记得：我和学生坐在前清考试用过的长凳上，整齐划一。主席在台上慷慨陈词，给我们分析了全国人民反帝、反封建斗争的大好形势，并指出：工农群众必须和学生联合起来，开展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军阀的斗争，才能拯人民出水火，救民族于苦难。他这一席讲话，博得了听课者雷动的掌声。

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，长沙市六千多名泥木工人举行示威游行。他身穿工人短装，手扛红旗，走在队伍最前列。游行队伍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冲进伪县政府。我也领着学生，写着：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打倒军阀”的标语，摇旗呐喊，喊得那些贪官污吏魂飞魄散。通过这次斗争，工人工资取得了由两角增加到三角四分的胜利。

一九二五年一天的傍晚时分，毛主席身披一件黄色大衣，手拿提包，来到贫民女校传达室碰上了我，他说：“我今晚要和你借歇。”我说：“行！”我把他带到教员宿舍。他问我：“你睡那一个床铺？”我指着厢房那边。主席将行李放在我的床上，低声道：“赵恒惕要捉人，你莫说毛泽东来此。”我送他就寝后，心情很不平静，深恐他不安全。于是出来嘱咐传达室老工人和见到主席的学生，一定要保密，嘱咐完了，才回房和他同寝。翌晨，主席向我告别，我依依不舍，送他到乐古道巷口，远远地望着他走了。

就在毛主席走后的次日，我在局关祠墙上看到赵恒惕出的“赏格”载：“倘能生擒毛泽东，赏洋千元。”我回到学校，将“赏格”念给葛母听时，何胡子（叔衡）正来校，向警予亦在旁。葛母说：